



希治閣出現在自己的電影中，已成為他電影的特色之一。

安東尼鶴健士為了出演，容貌大改。

希治閣的女人

招牌嬰兒肥，永遠昂着光亮的圓頭顱，再從低垂的眼底俯看周圍的人，這就是有驚悚大師之稱的電影導演希治閣(Alfred Hitchcock)的簡筆畫像。將於今年情人節當日上映的傳記電影《驚悚大師：希治閣》(下稱《驚悚大師》)，卻把導演背後的女人推上了前台。

銀幕上，進入晚年的希治閣，多疑、敏感、脆弱，又有着小孩子般的霸道和頑皮，與現實生活中他對待女性的控制慾和佔有慾形成鮮明對比。 文：Cate

希治閣的才華毋庸置疑。他一生執導超過50部電影，曾獲得一次奧斯卡最佳電影獎及五次奧斯卡最佳導演提名。他因擅長以普通人無端捲入犯罪陰謀為故事題材，並利用後期精湛的剪輯技巧製造出驚心動魄的效果，從而贏得「驚悚大師」美譽。但他也是出了名的「金髮控」——聰明又自信的金髮美女一直是他電影裡的不二之選，從英格烈曼曼、嘉莉斯姬莉、提比、海德莉等，包括令他的晚年事業再創新高影片《觸目驚心》(Psycho)的女一號珍納李(Janet Leigh)。希治閣不但對金髮美女迷戀到無以復加的程度，同時與她們的關係也錯綜複雜。最出名的例子是與《鳥》(The Birds) 出演女主角的明星Tippi Hedren之間的恩怨，後者更爆出希治閣對她的性控制。他們的故事去年底選由BBC和HBO共同監製，拍成了電視電影The Girl。很顯然，並沒有說希治閣什麼好話。

因而當這部《驚悚大師》一完成，評論界立刻對之毀譽參半。故事從希治閣自資籌備《觸目驚心》開始，期間如何經歷拍攝不順、婚姻危機、資金緊張等困難，一心想創新的他孤注一擲，結果該片一上映即成為全城熱話，為他帶來事業第二春。《觸目驚心》作為標誌着希治閣從輕喜劇式的懸疑片進入探討人性的心理劇的轉折點，與《驚悚大師》試圖窺視希治閣的內心世界巧妙結合。編劇John J. McLaughlin因《黑天鵝》為人所知，在《驚悚大師》中，他繼續沿用相似的主人公精神分裂而產生幻覺的方法，將已六十多歲的希治閣徘徊在想像中的謀殺現場與現實生活中，虛虛實實。但醉翁之意不在酒，希治閣的妻子Alma Reville才是故事的主心骨。

美好愛情背後

Alma和希治閣的婚姻長達54年，或許可以說從一而終。Alma本身是一名優秀的電影剪接師，但她的編劇天分被大部分人忽略，因為她多以匿名的方式與丈夫合作。她還是希治閣在獲成就獎的頒獎禮上，唯一表示感謝的人，可見她為丈夫事業上所做出的奉獻。《驚悚大師》中的Alma，獨立、幹練又不失風情，還有一段短暫卻浪漫的約會。相比之下，電影將希治閣呈現為任性、霸道，極度不安全感，對Alma充滿極度依賴。兩人便是在這種猜忌又依賴的矛盾關係中意識到對方是自己的財富。

據說希治閣生前極少討論私人生活，因此可供外界了解他內心世界的資料也不多。劇本根據1990年出版的紀實體小說Alfred Hitchcock and The Making of Psycho改編，小說詳細記錄了希治閣在拍攝《觸目驚心》過程中所經歷的事件，啟發了導演對希治閣隱秘性格的窺視。

至於影評界對《驚悚大師》的反應，都對這樣的「苦澀又甜蜜」的愛情故事嗤之以鼻，認為這樣的愛情故事遠未能抵達希治閣的隱秘一面。儘管影片並沒有完全迴避，比如提到希治閣對女星照片的收集癖以及在女演員換衣間牆壁鑿孔偷窺等等，但多是點到即止。不得不承認的是，如果純粹從愛情故事角度看，《驚悚大師》的趣味性十足，希治閣的幽默和與太太Alma之間的化學反應，為本片增色不少。而安東尼鶴健士為扮演肥胖的希治閣而化得絕佳妝容，以及Scarlett Johansson為扮演昔日性感女星珍納李而體重驟減，風華絕倫的出演，都保證了電影的超強娛樂性。



電影希治閣的太太原型：Alma Reville



銀幕上的Alma 隨時展示獨立幹練的一面。



《觸目驚心》的經典一刻。

最新影訊

焦點導演：米高漢尼卡傑作回顧

MOVIE MOVIE二月精選大師米高漢尼卡傑作焦點導演，他不單是國際影展常客，更憑新作《愛Amour》奪下他的第二座康城最高榮譽金棕櫚獎；漢尼卡的作品在題材和形式上都震撼人心，大導鏡頭下不見血的暴力，令人更不寒而慄！now TV國際電影頻道(now 132台)將播放包括由娜奧美屈絲主演極其震撼《瘋殺遊戲》、康城金棕櫚獎得主《白色恐懼》，以及經典名作、由伊莎貝爾蓓蓓主演極具爭議性名作《鋼琴教師》等。系列將由二月起逢星期五晚10點播放，並由3月1日起於MOVIE MOVIE自選服務啟播。

《瘋殺遊戲Funny Games》2月8日

漢尼卡以英語重拍自己的經典名作。佐治一家三口到湖畔度假，卻被兩名詭稱鄰居的男子入侵大屋而受盡折磨。漢尼卡擺明不要讓觀眾置身事外，隔着熒幕冷眼旁觀一樣成幫兇。

《白色恐懼The White Ribbon》2月15日

德國北方一條看似寧靜的鄉村發生出軌姦姦、背叛剝削和嚴厲體罰等事件，種下了不可預知的禍因……本片讓人不寒而慄之處，就是在此環境長大的孩子後來成為了納粹精英分子，遺害整個歐洲。

《偷拍Hidden》2月22日

漢尼卡講明為法國影帝丹尼爾奧圖度身拍攝之作。清談節目主持人佐治與妻子被接二連三寄上的神秘偷拍錄影帶搗毀了平靜的生活。投訴無門，佐治只好憑線索自己追查，慢慢闖進不可知的陰暗世界。

《鋼琴教師The Piano Teacher》2月22日

鋼琴教師艾莉嘉，女人四十依然獨身。長年壓抑的愛慾渴求，在遇上天才鋼琴學生華特後竟然一觸即發，雙雙沉淪慾海至死方休。



《巴黎戀曲》劇照。

流金歲月

文：沙壺

姚燁的徹悟

近日息影女星姚燁的名字曝光率奇高，不斷出現於娛樂版、港聞版、各類型的媒體專訪，原因是她有一個公開同性婚姻的女兒。撇開八卦的花邊新聞不講，姚燁本身也是個擁有轟轟烈烈過去的揚眉女子，其人生燦爛精彩與敢愛敢恨之處，與她曾經演繹過兩個白先勇筆下百媚千嬌的女性角色——《金大班的最後一夜》的金兆麗與《孤戀花》的雲芳，不遑多讓。

其實除了金大班和雲芳這兩個因為時局動蕩，從上海飄泊到台灣的風塵女子之外，我覺得姚燁還可以演《永遠的尹雪艷》的尹雪艷。記得白先勇這篇短篇小說的第一句：「尹雪艷總也不老」，雖然我並不肯定姚燁的真實年齡，但她和尹雪艷一樣，總也不老，永遠都擁有艷麗迷人的魅力。姚燁入行得比較早，七十年代初，年紀輕輕的她已經因為要負起一家生計，在夜總會登台唱歌，也曾走埠東南亞及灌錄唱片，深受歌迷歡迎。隨著她的知名度越來越高，連電視台也主動邀請她主演電視劇《勢不兩立》、《鱷魚潭》、《無雙譜》等，一個接一個風情萬種的角色，奠定她演藝事業的高峰期。

姚燁是地道的上海人，由她去演繹香港電台電視劇《香江歲月》裡，由上海南來香港的交際花裘玫瑰，自然不作第二人想。姚燁一口字正腔圓的吳儂軟語，穿着一襲展現婀娜美態的旗袍，受到了白先勇的賞識，欽點她做《金大班的最後一夜》電影版的女主角。姚燁視這個機會為她演藝生涯的一個轉捩點，她施展了渾身解數，從少女演到中年。當她滿以為金馬影后是她囊中之物的時候，沒想到好夢成空。這次的失落，宛如當頭棒喝，讓她頓悟電影圈潛在的遊戲規則，加上後來婚姻的失敗，她開始深刻地反思人生的真諦。

姚燁在一次去以色列約旦河旅行的時候，得到聖靈感召，從此篤信基督教。信主後的姚燁，戒了打麻將，性格上也改善了她過去驕傲自滿、目中無人的缺點，更懂得去愛及關懷身邊的人，尤其是她最愛的女兒。姚燁現在的生活，不再像從前利用自己的名氣去賺錢，反而是周遊列國去講見證、唱聖詩，與全世界分享她得救的喜悅。

可能姚燁在幕前的形象過於深入民心，從前我尚未認識她的時候，一直以她好像金大班一樣，是尊立地也成不了佛的「玉觀音」；後來認識了她，我真正感受到她歸於平淡後出自肺腑的喜樂。當年姚燁落敗金馬獎的時候，該屆影帝孫越曾經安慰她：「一切都是虛空」，她當時不明白孫越的意思；今天她不再爭名逐利，生命反而由「虛空」變成豐盛。放下執著、恆常喜樂、將哀哭變為跳舞，就是我對姚燁的最大祝福。

銀幕短打

給電影的(懺)情書

看奇洛李維斯監製及自任訪問者的紀錄片《給電影的情書》，再一次確定，其實是誰最想「電影死亡」。

數碼取代菲林，作為電影/視頻的媒體，是一個科技發展的問題。然而，傳媒人、部分電影人和文化研究者總喜歡用擬人法，把這個變化用「電影已死」這種方式表達。「××死亡」，「××終結」之類，顯然是吸引人注目的一種說法。例如杜尚在尿兜上簽名，將之化為藝術品，評論人名之為「藝術死亡」；1990年大量共產政權倒台，冷戰結束，有人用「歷史終結」形容。一句話：煽情是也。

電影從來有三義：菲林、戲院觀賞物與活動影像；再引伸為藝術、集體之夢和娛樂工業。菲林和戲院被淘汰，觀影模式改變，甚至預見未來夢工廠指向P2P式個人植入系統，但作為具備藝術和娛樂雙向意義的活動影像，只要這一「本質性」含義不變的話，無論它的載體為何，名稱能否徹底對應指涉物，電影始終仍是電影。

看《給電影的情書》，不難發現支持數碼革命，恨不得菲林快些進入歷史博



奇洛李維斯給電影的情書 SIDE BY SIDE

物館的，八、九成是自命「進步」的導演，以及隨着數碼普及使用、合成影像重要性提高而從攝影師手上攫取了製作權力的調色員、後期製作人等。數碼影像讓編導掙脫以往光學媒體的限制，把以往很多想像得到，卻無法拍得出的影像實現眼前。自由感陡生，可想而知。至於象徵權力的更替，獲利者的內心竊喜，更不待言。

然而，大家似乎忽視了，拍不出其實也有拍不出的好。把想像實化，往往反過來框限了想像的可能。片中拿《沙漠梟雄》的吹熄火柴切接沙漠紅日外景的剪接為例，說明傳統剪接過程如何有助製作人增加電影語言的深度及意義，尤有啟發。

數碼帶來自由，但也導致濫拍。水能載舟，更能覆舟，足證對於工具，若大談它如何「進步」，反忘了舟中人事，只會捉錯用神，自陷失焦境地。

文：朗天